

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的历程、影响和展望

罗先锋¹, 黄 为², 李 虔³

- (1. 闽南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2.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民办教育专业委员会, 北京 100176;
3.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行政教研部, 北京 102617)

[摘要] 2016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后, 如何引导资本市场服务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值得关注。研究从观念、制度、实践三个维度回顾了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的准备阶段(1982–2001年)、探索阶段(2002–2015年)和发展阶段(2016–); 发现其对推动观念转变、拓宽融资渠道、助力优质校集聚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有积极影响, 但也存在VIE架构风险、资本市场风险、治理风险和办学质量风险等消极影响。进入新发展阶段, 应充分认识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直面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问题, 加强监管和风险防范; 强化公益导向, 引导资本市场服务民办高等教育使命实现, 彰显高等教育公共性。

[关键词] 民办高等教育; 资本市场; 监管; 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 G 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4) 05–0001–07

改革开放40多年来, 民办高等教育蓬勃发展, 但由于观念、法律、政策、体制的限制, 单一融资渠道和资金短缺已成为其发展的主要障碍。自2016年新修正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了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的法律基础后, 众多民办高校纷纷上市,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鉴于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兴办教育, 尤其是允许营利性民办教育进入资本市场融资以及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是我国未来重要的政策导向, 有必要分析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的历程、影响, 探究如何更好应对这一趋势带来的问题和挑战。这对促进新时期民办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良性互动, 助力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有裨益。

一、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的历程

探究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的历程,

需首先明确资本市场这一概念。金融学认为“广义资本市场主要是指区别于货币市场、融资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总和, 主要包括中长期证券的交易市场和中长期银行信贷市场”^[1]; 而“狭义的资本市场主要是指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市场, 即证券市场”^[2]。本研究中的资本市场主要是指后者。借鉴以往研究, 本文将“进入资本市场”界定为运用不同方式在资本市场持续融资以及运用资本市场提供的相关平台和工具进行资源配置优化的活动。在该领域既往研究较多关注了民办高校以不同方式上市^[3]、上市公司投资举办民办高校以及行业并购等活动^[4–5]。本研究除重点关注上述领域外也兼顾探究新动向。总体而言, 以观念、制度和实践这三个维度的变化为依据,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的历程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 2024–03–08

[基金项目] 闽南师范大学校长基金(4106/L22116); 福建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福建省省级政府履行高等教育职责评价体系研究”(FJ2024B139); 福建省高等教育改革与研究一般项目“福建省设区市人民政府履行高等教育职责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FGJY202314)

[作者简介] 罗先锋(1977–), 女, 内蒙古巴彦淖尔人, 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督导研究院教授, 教育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办高等教育。
黄为(1973–), 男, 湖南衡东人,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理事兼民办教育专委会副理事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办高等教育。
李虔(1986–), 女, 江苏宿迁人,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育行政教研部教师, 博士, 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与市场。

（一）准备阶段（1982 - 2001 年）

1982 年至 2001 年是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自 1952 年消失后恢复发展的阶段，也是从观念、制度和实践层面为其进入资本市场做准备的阶段。

观念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得以恢复并发展壮大。人们逐步认识到民办高等教育对鼓励社会力量集资办学^[6]，推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改革^[7]，支撑知识经济社会发展^[8]等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继而人们认识到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知识经济和教育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支持和升级民办高等教育方面^[9-10]。

制度方面，国家初步建立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法治基础，但对资本参与设限。自 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以来，一系列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的政策和法规陆续出台。特别是 1997 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和 1998 年《高等教育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民办教育的非营利性质和国家对其支持的态度。1999 年《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发布，为民办高等教育主要致力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些制度和政策推动了民办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并激发了其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

实践层面，民办高等教育复办二十年来，已开始从依靠个人人力资本和学费滚动缓慢发展向依靠企业、企业集团大手笔投资或联合多方投资者以股份制方式办学的转变。典型如 1995 年万杰集团投资创办山东万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1998 年西安交通大学产业集团参与投资举办西安思源学院等。同时 1998 年我国掀起国有民办二级学院（以后多转为独立学院）建设浪潮，如江苏省仅在 1998 - 1999 年间就批准了 23 所民办二级学院^[11]。民办高等教育的规模化发展为进入资本市场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探索阶段（2002 - 2015）

2002 - 2015 年是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范式转化并深入发展的阶段，也是民办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并开始积极探索进入资本市场的阶段。

观念层面，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被认为具有产业属性^[12]。这一新观念促进了对民办高等教育介入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同，以及对其影响、路径、国际经验和挑战的深

入讨论^[13-14]。人们认识到开放资本市场、实施分类管理、给予营利性民办学校合法地位是民办高等教育得以进入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基础；但也需注意资本利益与教育公益的平衡，市场与监管的成熟度，以及民办高校产权和治理结构的清晰度等问题。

制度方面，在 2002 年至 2015 年间，中国出台了多项法规政策以支持和规范民办高等教育，为其进入资本市场创造了条件。这些政策包括《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国务院的相关政策，都旨在鼓励民营资本投入教育领域。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颁布，明确要大力支持和发展民办教育并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特别是 2015 年《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修改，确立了营利性教育的合法地位，为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奠定了法律基础。

实践层面，民办高等教育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并积极涉足资本市场。2002 - 2015 年，民办高校数从 2002 年的 131 所增长至 2015 年的 733 所；其中民办本科院校数从 2002 年的 4 所增长至 2015 年的 423 所。民办高等教育办学体制进一步多元化，部分高校海外上市并吸引 A 股公司投资。标志性事件是 2002 年重庆海联学院借壳在澳大利亚成功上市和 2006 年大连商务职业学院在伦敦上市融资。据统计，截至 2005 年，15 所以上具有颁发学历资格的民办高校由上市公司创办，2 所由上市公司的集团投资，5 所由境外公司创办，2 所借壳上市^{[12]8}。

（三）深化阶段（2016 - ）

2016 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民办高等教育从粗放式、低水平发展模式向精细化、高水平发展模式转变，营利性民办高等教育迎来了系列政策利好，进入了加快登陆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阶段。

观念方面，人们认为普及化阶段的民办高等教育将迎来巨量需求增加、政策环境向好和外部支持更多的机遇期，也将成为资本市场最受关注的行业之一^[15]。随着其更深入地介入资本市场，人们对双方互动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营利性高等教育发展与分类管理政策完善、办学风险与监管、教育公益性和资本市场逐利性冲突引发了更多关注。研究显示，民办高校通过国外市场上市，凸显了对营利性教育的政策支持和监管滞后。资本市场

的深入参与带来了政策、融资和质量风险,亦对分类管理政策的实施提出挑战。因此需要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并坚持教育公益性。

制度方面支持和规范民办高等教育介入资本市场的政策进一步细化完善。新修正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为除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等其他阶段的营利性办学提供了法律基础。后续《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政策文本都旨在推动教育体制改革,综合运用各类政策手段,推动教育向社会和产业开放。尤其是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除明确国家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支持外,也加强了对资本运作的监管。这些政策为民办高等教育融入资本市场提供了更系统性的支持和规范化的监管环境。

实践层面,民办高等教育加快进入资本市场,规模不断增大,融资方式逐渐多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类公司于港股上市18家(多数以VIE架构方式上市),在A股(深圳)上市7家,在新三板上市1家。共有26家上市公司控股境内民办高校75所,其中本科院校47所,专科院校25所,技师学院3所;在校生达110万人,占比2021年度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845.74万人的13%^[16]。该类公司上市后也进行债权融资,如宇华集团2019年就发行了可转股债券8.11亿元^{[16][157]}。部分民办高校用资产证券化工具融资,据统计,截至2023年10月,市场发行的民办高校资产证券化产品共计有9个,发行规模共计62.7亿元^[17]。

二、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的影响

(一) 积极影响

一是促进观念转变,推动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高等教育的视野分化。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深化了人们对高等教育产业属性的认识、提高了对资本市场积极作用的认可并强化了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壮大的信心。人们对阻碍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的观念、制度和体制性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全面,并不断通过理论研究和政策研判为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合法化、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高等教育的

视野分化提供支持。

二是拓宽了民办高等教育融资渠道,支持了民办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发挥了资本市场优化配置资源、提升民办高校实力的积极作用。以2016年以来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6家控股民办高校的公司为例,上市后2017-2019年累计的融资现金净流量达150.63亿元^{[17][156]}。当前上市民办高教公司迅速扩张,截止2022年,9家控股高校上市公司并购了36所民办高校,其中希望教育并购了13所民办高校,中教控股和新高教分别并购了5所民办高校。

三是扩大院校声誉、规范内部治理和助力优质民办高等教育集聚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需要良好的运营基础和办学实力才能上市融资,上市后利于提升品牌形象、吸引生源、加强产业合作和实现资源汇聚。但上市后面临政府监管、公众监督和资本市场监管要求,这需要民办高校规范内部治理、增强信息透明度、提升办学业绩并接受现代企业集团化的协同管理。当前资本市场的并购交易加速了民办高等教育行业资源整合,推动了民办高等教育集团化发展。

四是深化民办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分类管理改革制度完善。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促进了教育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并为新时期民办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部分控股民办高校的公司上市融资后,其名下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合法性问题凸显,加快了部分高校向营利性转变的步伐。截至2023年5月,港股的六家不同上市公司旗下的黑龙江工商学院、桂林山水职业学院、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江西科技职业学院和南京传媒学院等6所院校选择成为营利性学校。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高等教育现实分化愈加明显,为分类管理制度完善细化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 潜在风险

一是VIE模式风险。目前我国已上市融资的民办高等教育较多采用了VIE模式,但我国在法律层面并没有统一回应VIE的合法性,但部分行业存在明确的禁止准入规定;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商业上的违约风险,使得VIE架构从设立到运行至拆除全过程都可能产生纠纷。VIE架构下对教育领域的外商投资活动受《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以下简称

“负面清单”)所载限制规定。根据负面清单,经营高等教育机构限制为中外合作,参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外国投资者须为具备相关资历及能提供优质教育的外国教育机构,且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投资总额的外资比例应低于 50%。以上 VIE 中的若干协议安排是否以合法目的掩盖其外商限制投资目的、其涉及的外国投资者的资历是否符合要求等,都需视未来监管制度及具体执行而定。

二是资本市场风险。资本市场风险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其中系统性风险主要是指市场外部造成的无法通过市场主体自主行为消除的风险,主要包括经济周期风险、利率波动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和政策风险等。系统性风险会引发资本市场波动,影响证券价格、学校市值、学校融资成本和偿债能力等,继而可能对学校的长远规划、财务状况等产生持续影响,危及财务健康及影响学校发展。资本市场的非系统风险,主要是由市场主体的主体行为造成的、可运用风险管理技术规避或部分消除的风险。当前,部分控股民办高校上市公司的投融资活动引发的各类潜在风险值得关注。如上市融资进行的股权架构调整和规模扩张,易造成股权稀释,形成委托代理问题;规模扩张激发的过高资产负债率带来的融资成本负担重、偿债压力大、风险高问题;控股高校上市公司跨界跨地经营,频繁重组并购,对旗下高校发展造成不当冲击和影响等。

三是治理风险问题。公司层面,仅以港股上市的民办高教类公司为例,股权高度集中、家族控股和实际控制人一股独大现象突出,易导致决策风险和治理效率低下。院校层面,以实际控制人为核心的控股上市公司以增强公司资本市场表现为首要追求目标,与教育公益性理念冲突明显,易引发运营和办学方向风险。政府层面,存在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后治理格局复杂化、不能有效治理的风险。对于已有合法的营利性高校,政府也面临监管理念落后、监管能力不足和监管机制不顺畅等问题。

四是院校办学质量风险。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后,举办者逐利性行为明显,院校办学质量风险频现。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 VIE 架构实现对民办高校的全方位控制,运用多种手段为关联方输送利益、分配办学结余、压缩办学成本。控股上市公司名下多为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但仍然大笔发放股利。如 2019 年成实外教育等 9 家上市公司

共发放股利 13.71 亿元^[16]¹⁵⁶,其来源实质是被控股高校办学结余。此外该类公司还通过严格压缩高级职称教师占比、未按生师比要求配置教师队伍、降低学费收入中的教育教学环节支出等多种方式压缩办学成本,严重侵蚀被控股民办高校的办学质量。

三、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的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18]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既要辩证地、发展地看待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资本无序扩张的危害。现阶段,进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领域资本来源逐渐多元化,必须为资本进入民办高等教育设置“红绿灯”,为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规范。

(一)充分认识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的新机遇和挑战

一是从教育、政府和市场的演进关系来看,高等教育仍将是市场和政府互为补充、优化配置教育资源的重要领域,资本市场将大有作为。从高等教育财政理论的视角看,当经济增长放缓和高等教育参与率不断攀升时,“政府会借用邮政储蓄和发行国家债券填补赤字,这意味作为政府预算一部分的高等教育支出间接来自资本市场;以个人为受益人的助学贷款增加,也意味着从资本市场借款这一支持高等教育融资的方式更加显性”^[19]。

二是当前我国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资本市场对高等教育的间接和直接支持将更加显著。据统计 2022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0.98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9.6%,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 2.4 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4 年^[20]。2021 年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 9 588 亿元,相比 2002 年的 4 096 亿元增加了 2.34 倍,年均增长率约 9.91%^[21-22]。同年高等教育中银行发放的国家助学贷款达 571.14 亿元,相比 2012 年的 149.03 亿元增加了 3.83 倍,年均增长率约 14.37%^[23-24]。对标 2035 年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要达到 12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 65%,新增劳动力受到

高中及高等教育以上的比例要达到 95%, 这将引发更加多样的高等教育新需求, 在利于民办高等教育未来规模扩张和结构转型的同时, 也为资本市场增加了投融资机会。

三是资本在民办高等教育行业不断集中带来的挑战。观念方面, 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营利性动机使资本服从于投资回报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 弱化教育公益性理念。政策方面已上市公司控制的多是非营利性民办高校, 分配股利等行为不仅突破非营利性组织属性底线, 也严重削弱分类管理政策效应。实践方面资本加持下民办高等教育不断集中, 利用金融交易来配置资本的金融化发展倾向明显, 这给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和政府监管都带来了挑战。

(二) 直面民办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问题, 加强监管和风险防范

一是细化并落实分类管理政策。从源头上完善政策配套和落实监管举措, 确保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严格遵循不能分配利润的规定, 符合非营利法人内涵。境外上市的公司应将旗下民办高校选择登记为营利性民办高校, 因政策原因(如独立学院转设)只能选择非营利性的, 要稳妥剥离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资产, 拆除 VIE 架构, 禁止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是构建多部门协同的监管体系, 加强对控股民办高校上市公司的监管。落实和发挥各级政府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机制, 重点统筹教育、财政、金融、税务、市场等部门加强控股高校上市公司资本运作行为监管, 防范其出现过度金融化。对控股民办高校上市公司重大投资、借贷、资产租赁、关联方交易、股权质押、大股东(尤其是境外股东)变更等事项实施风险评估和专项跟踪, 必要时需预警和对被控股高校进行实地专项督导。对该类上市公司名下学校办学成本投入信息公开和监管, 规范盈余分配, 限制过高利润率。在上市公司和民办高校之间建立必要防火墙, 将举办权(类似企业股权)和收益权与学校办学权及具体运行进行隔离, 在未更改被控股高校属性为营利性前应限制学校资产抵押、收费权质押。再次是在已控股高校的上市公司中选择试点单位, 进行集团化运作的监管尝试和探索, 限制过量的并购投资, 防范营利性高等教育领域的寡头现象出现。新增营利性民办高校控股公司上市申请须报备所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并在教育部备案。

三是加强对上市公司控股民办高校的规范和监管。细化和落实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关于学校设立、组织与活动、资产和财务管理、管理监督、教师与受教育者方面的规范政策。扎实推进民办高校年检工作, 充分发挥日常监管机制效用。建议借鉴和参考上海市教委发布的《上海市民办高等学校年度检查指标体系(2021年度)》, 细化对学校坚持党的领导、办学条件、法人财产权落实、治理结构、举办者及校级管理者、固定资产及债权、政府补助、关联方交易和教师薪酬等重要事项指标, 并明晰年检结果应用情形, 彰显政府规范治理权威, 切实引导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加强对上市公司控股民办高校办学质量风险监测。运用高等教育国家质量监测平台加强监测, 必要时应预警、实地督导、信息公开和问责, 有效遏制资本过度的营利性动机。

(三) 强化公益导向, 引导资本市场服务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由于资本的逐利性, 资本往往会流入利润率高(生产更具价值的产品)或更缺乏资本的真实行业, 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25]。从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来看, 政策导向应该是通过资本市场将长期资金引入到民办高等教育的教学设施改善、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科研创新等方面, 进而提升其质量和水平, 而不是由其频繁用于金融交易获取资本利得。控股民办高校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等行为影响资本市场的价格信号, 尽管可利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但极易导致以股权份额为代表所掌控的民办高校举办权的分散, 诱发强大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掠夺。当前如何监管资本在高等教育的营利性动机仍是艰巨挑战, 且由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复杂性和难以评量, 监管成效也不尽如人意^[26]。如学者查理·伊顿(Charlie Eaton)就将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华尔街大举进军营利性大学, 从消费者和政府补贴的社会项目中大肆掠夺财富带来的巨大教育不平等视为一场教育灾难^[27]。基于此, 政府层面应充分认识到监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积极引导民办高校落实公益性理念, 且在当前相关监管制度和举措刚起步之际审慎发展营利性学历高等教育, 尤其是上市部分。对已在境外上市的, 应加快引导回归 A 股, 以便于监管。

当前“高等教育对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28], 但仍不能改变“知识本质上是公开的,

高等教育中学生的学习内容是公共产品, 高等教育的教学不可能完全的市场化”^[29]这一共识和现实。每所高校都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融通和优化配置资源, 但其核心目的应该是更好地实现其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使命, 凸显和强化其公共性。无论民办高等教育以何种形式介入资本市场, 都应坚持教育公益性属性,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并持续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 这才是与资本市场良好共生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陈远志. 中国直接融资体系的配置效率研究 理论框架与综合评估分析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4.
- [2] 许辉. 我国资本市场与证券投资基金互动关系研究 [M].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08: 9.
- [3] 邬大光. 民办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的联姻—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选择 [J]. 教育研究, 2003, 024 (12): 3-8.
- [4] 田光成. 民办学校上市问题的探究 [M] // 王康, 吴志宏, 柴纯青. 中国民办教育研究, 2003.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01.
- [5] 郑瑞萍. 民办高等教育行业并购的动因及趋势 [J].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2021, 21 (6): 21-28.
- [6] 潘懋元. 关于民办高等教育体制的探讨 [J]. 上海高教研究, 1988 (3): 35-40.
- [7] 李维民. 加快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势在必行 [J]. 中国成人教育, 1994 (2): 38-40.
- [8] 邬大光. 机遇、挑战、危机与使命—21世纪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面临的四大课题 [J]. 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10): 64-69.
- [9] 唐之享. 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对策 [J]. 消费经济, 1998 (6): 5-12.
- [10] 教育发展研究编辑部. 教育如何扩大供给 满足需求——发展教育产业与扩大内需理论探讨会摘要 [J]. 教育发展研究, 1999 (7): 18-27.
- [11] 彭华安. 诞生与危机 独立学院制度运行的案例研究 [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55.
- [12] 潘懋元, 邬大光. 介入资本市场: 高等学校投融资体制的一种尝试 [J]. 江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05 (4): 5-9.
- [13] 王庆如, 司晓宏. 民办高校发展面临的“高原现象”探析——以陕西民办普通高校为例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1, 32 (11): 48-55.
- [14] 魏建国. 教育公益性、非营利性教育与营利性教育 [J]. 教育经济评论, 2016, 1 (2): 23-38.
- [15] 罗先锋, 窦锦伟, 黄延梅. 普及化阶段我国民办高校的机遇、挑战与战略选择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 (9): 43-48.
- [16] 李度. 规范与发展: 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监管机制研究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3: 157.
- [17] 中国资产证券化分析网. 产品列表 [EB/OL]. (2017-01-20) [2023-10-12]. <https://www.cn-abs.com/index.html#/main/search?keyword=%E5%AD%A6%E9%99%A2>.
- [18] 习近平.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 [EB/OL]. (2022-04-30) [2024-02-12].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30/content_5688268.htm.
- [19] 金子元久, 黄珍. 经济增长放缓与高等教育: 资本市场的出现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9, 17 (1): 62-73.
- [20] 教育部. 介绍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 [EB/OL]. (2023-03-23) [2024-02-12].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167/mtbd/202303/t20230323_1052352.
- [21] 教育部财务司,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 2022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3.
- [22] 教育部财务司,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 2012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 [23] 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22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3-11-03 (14).
- [24] 中国教育部编辑部. 2012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 [N]. 中国教育报, 2013-11-13 (4).
- [25] 张成思. 金融化的逻辑与反思 [J]. 经济研究, 2019, 54 (11): 4-20.
- [26] JAMES O R. Predatory Ed: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Good and For-Profit Higher Education [J]. 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11, 38 (1): 45-104.
- [27] EATON C. Bankers in the ivory tower: the troubling rise of financiers in US higher education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 77.
- [28] EATON C, HABINEK J, GOLDSTEIN A, et al.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US higher education [J]. Socio-Economic Review, 2016, 14 (3): 507-535.
- [29] MARGINSON S. The Impossibility of Capitalist Markets in Higher Education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2013, 28 (3): 353-370.

(责任编辑: 上官林武)

(下转第47页)

Effect of Money Priming on Moral Elevation :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ual Self – consciousness

ZHANG Yu – zhi¹, LIN Zhuo – ting^{1,2}

-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50, China;
- 2. School of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money priming on moral elevation and the role of dual self – consciousness plays in it. The study 1 examined the impact of the money priming on moral elevation among 76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study 2 involved 102 college student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money priming is moderated by dual self – conscious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nse of moral elevation in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only at the lower the level of public/private self – consciousness of an individual, money priming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decrease in moral elevation.

Key words: money priming; moral elevation; public self – consciousness; private self – consciousness

(上接第 6 页)

The History , Impact , and Prospects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s
Access to Capital Market

LUO Xian – feng¹, HUANG Wei², LI Qian³

- (1.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China;
- 2. Private Education Committee, China Society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Beijing 100176, China;
- 3.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Research,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2617,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Amendment to the Private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in 2016, how to guide the capital market to serve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deserves attention. The study reviews the preparation stage (1982 – 2001), exploration stage (2002 – 2015) and development stage (2016 –) of China’s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s entry into capital market from the dimensions of conception, system and practice; it finds that i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conceptual change, broadening the financing channels, assisting in the agglomeration of high – quality schools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but there are also the risks of VIE structure, capital market risk, governance risk and school quality risk and other negative impacts. Entering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we should fully recognize th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entering the capital market; facing the problems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entering the capital market,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risk prevention; also, the public welfare orientation should be enhanced, guiding the capital market to effectively serve the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 missions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to highlight the public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capital market; regulation; publicness